管理者短视对制造型企业 ESG 表现影响研究

陈 涵，王 莹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北京 102206）

摘要：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以 2015—2024 年中国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管理者短视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管理者短视倾向会损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的 ESG 表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短视行为通过挤占长期性的研发资源，削弱了企业改善 ESG 表现的技术基础。研究结论为优化管理者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制造业企业增加绿色技术研发投入、完善 ESG 信息披露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管理者短视；ESG 表现；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C931.2；F27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807(2026)14－0112－06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推进与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投资理念的兴起，制造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主体，其可持续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核心议题，制造业企业的 ESG 表现日益成为衡量其核心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尺。目前仍有不少制造业具有高能耗、高排放、长产业链的典型特征，其绿色转型对技术创新和长期资本投入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使得制造业企业的 ESG 表现深受管理者战略决策的影响。

在既有研究中，ESG 表现也受到广泛关注。ESG 表现评级的出现给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增添动力，帮助企业向提升经济效益，降低环境成本发展，进一步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1-2]。有研究指出，较好的 ESG 表现能够为企业吸引高素质人才，提升企业的整体员工质量，为企业良好的绩效提供基础[3]。孙光国等[4]发现，ESG 表现不但能进一步提升企业披露的信息质量，也能进一步提升企业盈利的稳定性。由此可见，提升 ESG 表现不仅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约束的主动选择，更是实现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必经之路。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竞争中，管理者受限于信息不对称与个人经验的局限性，其决策往往偏离理性预期，产生认知偏差，进而扭曲企业的长期投资行为。制造业的 ESG 提升是一个高度专业化、资本密集且见效周期长的战略进程。它要求管理者具备清醒的风险认知、严谨的科学决策和持之以恒的资源配置能力。管理者短视是指公司管理者更倾向于关注短期利益而非企业的长远发展，以此给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是研究企业非理性决策的重要切入点。

短视的管理者过分关注眼前的利益得失，忽视了对企业长远发展潜力的培育与积累，导致在战略研发投资[5]、技术创新[6]和企业社会责任[7]等方面缺乏足够的耐心与投入。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管理者短视的不利影响[8]，外部治理因素如政府环境治理和分析师关注度等也能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约束[9]，从而抑制管理者短视的盲目操作对企业带来的影响。但在资本市场压力、薪酬激励扭曲和业绩考核短期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管理者短视的现象日益普遍，其对社会、公司与管理者自身三个层面对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企业发展的阻力[10]。

目前国内 ESG 表现相较国外发展较晚，仍存在一定的缺失[11]。纵观现有文献，关于 ESG 表现的探讨大多聚焦于其对企业财务绩效、市场价值等显性指标的影响，对于非绩效层面的传导机制尤其是心理与认知维度的影响，研究成果尚显单薄。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期，ESG 表现成为衡量制造型企业能否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管理者短视作为管理者认知偏差的一种典型表现，往往是制约企业长期战略投入的心理动因。因此，深入

收稿日期：2026-04-01

作者简介：陈涵(2001—)，女，浙江台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质量管理和运营管理；通信作者王莹(1981—)，女，河北玉田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知识管理与智能决策。

探究 ESG 表现与管理者短视之间的逻辑关联,厘清非绩效指标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不仅能丰富现有的 ESG 驱动因素研究,更能为矫正管理者认知偏差、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依据与政策参考。

综上所述,基于制造型企业的视角,从管理者认知角度出发,以探讨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制造型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为研究目的,并研究其影响路径,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管理者短视与企业 ESG 表现

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管理者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企业的战略决策,对于大多数制造型企业而言,ESG 体系作为绿色转型的重要指标,其构建可能意味着对生产线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引入先进的减排设备及重塑供应链体系,这些投入具有显著的资产专用性强、回收周期长且成果不确定性高的特征。短视的管理者往往更关注短期内能够实现的财务回报,在资本市场压力和业绩考核的双重驱动下,倾向于优先保障能够迅速体现收益的生产性支出,而对投资周期长、回报显现滞后的 ESG 项目缺乏投入动机。

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来看,由于制造业面临严苛的环境规制与利益相关者监督,ESG 投资虽然在长期内能通过提升绿色声誉降低融资成本,但在短期内却会形成巨大的成本支出压力。当管理者面临短期业绩压力时,为了追求任期内的利润最大化,往往会将原本用于环保研发或社会责任履行的长期预算挤占到短期业务扩张中,从而产生资源挤占效应[7]。这种行为不仅削弱了制造业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还可能通过降低信息披露质量来掩盖长期投资不足的问题[12]。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在制造业中管理者短视对企业 ESG 表现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1.2　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

研发投入是指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活动中投入的资源总和,其作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性资源投入,反映了企业对长期技术积累和创新活动的资源支持力度,是衡量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来看,研发投入所积累的技术能力是制造业企业开展环境治理、履行社会责任的物质基础。一方面,制造业作为碳减排的主战场,研发投入能够推动末端治理技术向源头削减技术转变,通过清洁生产技术和节能减排工艺的创新,直接提升企业的环境绩效[13]。另一方面,针对制造流程的研发活动能够开发出绿色低碳产品,有助于企业满足全球供应链中日益严苛的环保诉求,改善社会责任表现。此外,持续的研发投入向外界传递了企业致力于长期价值创造与技术领跑的积极信号,有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并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研发投入可能会涉及底层技术的突破与生产流程的再造,具有极强的资产专用性与高度的不确定性。在企业管理中,当管理者面临短期业绩压力和薪酬考核压力时,出于职业忧虑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倾向于削减或延迟具有长期性、高风险特征的研发投资以平滑当期利润。研发投入作为制造型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性资源,反映了企业对长期技术积累的支持力度。从时间特征来看,研发投入具有投入规模大、回收周期长、成果不确定性高的典型特征,其价值创造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工艺改进与市场验证周期才能显现,这使得研发投入决策天然地受到管理者时间偏好的影响。因此管理者短视会加剧代理冲突,通过减少绿色工艺研发与环保设备升级投入,进而引致企业投资不足,即短视程度越高的管理者越倾向于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14]。

综上所述,管理者短视通过抑制研发投入,削弱了制造型企业改善 ESG 表现的技术基础和资源支持,进而对 ESG 表现产生负面影响。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研发投入在管理者短视与制造型企业 ESG 表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针对中国 A 股制造业板块,选取了 2015—2024 年的相关数据,通过以下步骤进行筛选:删除 ST、*ST 企业及行业属性特殊的金融类公司;过滤掉由于披露不全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点。为确保实证估计的准确性并规避离群值的冲击,对全部连续变量进行了 1%与 99%分位的缩尾操作。关于数据来源,ESG 评级数据源于 Wind 数据库的华证 ESG 评级,其余相关数据均采集自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CSMAR 数据库)。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采用华证 ESG 评价体系来衡量企业的 ESG 表

现。该评价指标涵盖了从最低等级 C 到最高等级 AAA 的 9 个梯度。在实证分析中，参照通行做法对上述评级进行量化处理，依次将其赋值为 1～9。在此赋值框架下，分值与企业的 ESG 表现呈正相关，即得分越高，反映企业的 ESG 表现越好；反之，较低的得分暗示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仍存在优化空间。

2.2.2 解释变量

参考胡楠等[15]的做法定义管理者短视指标。根据胡楠等[15]的种子词集进行相似词扩充，采用 Word2Vec 中的 CBOW 模型（continuous bag-of-words model）对 20 余年 A 股上市公司年报进行预训练。

构建 CBOW 模型：

$$\max\sum_{w\in C}\ln p[w|\mathrm{Context}(w)] \tag{1}$$

式中：C 为研究所采用的文本语料库；p 为条件概率函数；w 为代目标核心词（中心词）；Context(w) 为当前中心词周围的上下文词汇，刻画了该词所处的语境特征。CBOW 算法的运行逻辑在于利用已知的上下文信息来推算当前词项出现的条件概率。通过对预设目标函数执行极大化求解，系统能够学习并生成表征语义的 Word2Vec 词向量。此后，借助向量空间的相似度度量技术，精准识别与中心词语义相近的词汇，进而构建起完整的筛选词集。如表 1 所示。

表 1 管理层短视主义指标词集

种子词集	天内、数月、年内、尽快、立刻、马上、契机、之际、压力、考验（共 10 个）
扩充词集	来临之际、数天、随即、正逢、前夕、在即、最晚、即刻、恰逢、适逢、应尽快、最迟、关头、到来之际、日内、早日、尽早、及早、时机、严峻考验、困境、诸多困难、冲击、挑战、艰难、及时、机遇、冲击、如期、开端、即将、抓紧、已任、冲击（共 35 个）

2.2.3 中介变量

借鉴刘云等[16]的做法，采用企业年度研发支出金额作为研发投入的代理变量。

2.2.4 控制变量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对可能影响企业 ESG 表现的因素进行控制。控制变量具体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固定资产占比（Fixed）、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现金流比率（Cashflow）、董事会规模（Board）、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Top3）、公司成立年限（FirmAge）、总资产周转率（ATO），还涉及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企业独立董事比例（Indep）。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注释
被解释变量	ESG 表现	ESG	华证 ESG 评级体系
解释变量	管理者短视	Myopia	（“短期导向”词汇词/MD&A 总词频）×100
调节变量	数字化转型	DT	文本分析与词频统计
中介变量	研发投入	R&D	企业年度研发投入总额
控制变量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本年营业收入/上一年营业收入－1
	资产负债率	Lev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公司规模	Size	年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除以董事人数
	固定资产占比	Fixed	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
	总资产净利润率	ROA	净利润/总资产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总资产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人数取自然对数
	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3	前三股东持股数量/总股数
	公司成立年限	FirmAge	ln（当年年份－公司成立年份＋1）
	总资产周转率	ATO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代理成本

2.3 模型构建

首先研究管理者短视行为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为此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mathrm{ESG}_{it}=\alpha_0+\alpha_1\mathrm{Myopia}_{it}+\sum_{i=2}^{n}\alpha_i\mathrm{Control}_{it}+\sum\mathrm{year}+\sum\mathrm{Ind}+\delta_{it} \tag{2}$$

随后，引入研发投入（R&D）作为中介变量 M，借鉴温忠麟等[17]的做法，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验证作用机制。构造模型如下。

$$\mathrm{ESG}_{it}=\alpha_0+\alpha_1\mathrm{Myopia}_{it}+\sum_{i=2}^{n}\alpha_i\mathrm{Control}_{it}+\sum\mathrm{year}+\sum\mathrm{Ind}+\delta_{it} \tag{3}$$

$$\mathrm{R\&D}_{it}=\alpha_0+\alpha_1\mathrm{Myopia}_{it}+\sum_{i=2}^{n}\alpha_i\mathrm{Control}_{it}+\sum\mathrm{year}+\sum\mathrm{Ind}+\delta_{it} \tag{4}$$

$$\mathrm{ESG}_{it}=\alpha_0+\alpha_1\mathrm{Myopia}_{it}+\alpha_2\mathrm{R\&D}_{it}+\sum_{i=2}^{n}\alpha_i\mathrm{Control}_{it}+\sum\mathrm{year}+\sum\mathrm{Ind}+\delta_{it} \tag{5}$$

式中：ESG 为被解释变量企业 ESG 表现；Myopia 为核心解释变量管理者短视；R&D 为中介变量研

发投入;Control 为控制变量;δ 为随机误差项;Year、Industry 为控制的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表 3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ESG	13 125	4.226	1.046	1.00	7.00
Myopia	13 125	0.063	0.037	0.00	0.18
Growth	13 125	0.126	0.294	−0.48	1.44
Lev	13 125	0.376	0.187	0.06	0.84
Size	13 125	22.083	1.195	20.01	25.84
Indep	13 125	0.380	0.054	0.33	0.57
Fixed	13 125	0.212	0.126	0.02	0.59
ROA	13 125	0.042	0.061	−0.19	0.19
CashFlow	13 125	0.054	0.064	−0.12	0.23
Board	13 125	2.084	0.189	1.61	2.48
Top3	13 125	0.486	0.147	0.18	0.84
FirmAge	13 125	3.002	0.285	2.20	3.58
ATO	13 125	0.583	0.301	0.12	1.89

ESG 表现的均值为 4.226,标准差为 1.046,最小值为 1.00,最大值为 7.00,表明样本企业的 ESG 表现存在较大差异。管理者短视(Myopia)的均值为 0.063,标准差为 0.037,最小值为 0.00,最大值为 0.18,说明样本企业中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管理者短视行为,且不同企业间的短视程度差异较为明显。

3.2　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管理者短视(Myopia)与企业 ESG 表现之间在 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年份与个体固定效应后,该负向影响依然存在。综上,H1 得到了支持。

3.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结论的可靠性,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

考虑到管理者短视对 ESG 表现的影响可能存在时滞,对管理者短视指标数据进行滞后一期处理。如表 6 列(1)所示,滞后一期的管理者短视回归系数仍显著为负,与主结果保持一致。

为排除新冠疫情这一段时间外生冲击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剔除特殊年份 2020—2022 年的样本数据后重新回归。如表 6 列(2)所示,管理者短视的系数为−0.899,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结论与主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 4　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Myopia	−1.492***	−1.142***	−0.971***	−1.193***	−0.899***
	(−6.06)	(−4.99)	(−4.19)	(−4.42)	(−2.93)
Growth		−0.237***	−0.224***	−0.290***	−0.269***
		(−7.63)	(−7.09)	(−9.65)	(−7.93)
Lev		−0.976***	−0.978***	−1.199***	−1.200***
		(−15.83)	(−15.93)	(−11.93)	(−8.51)
Size		0.271***	0.271***	0.424***	0.420***
		(31.17)	(31.17)	(15.48)	(10.06)
Indep		1.518***	1.519***	1.124***	1.092***
		(7.62)	(7.66)	(3.60)	(2.62)
Fixed		−0.479***	−0.424***	−0.872***	−0.747***
		(−6.82)	(−6.04)	(−6.59)	(−4.07)
ROA		2.647***	2.686***	0.300	0.340
		(13.64)	(13.83)	(1.37)	(1.32)
CashFlow		0.203	0.096	0.033	−0.070
		(1.26)	(0.59)	(0.20)	(−0.38)
Board		0.129**	0.153***	0.330***	0.323**
		(2.21)	(2.62)	(3.18)	(2.37)
Top3		0.394***	0.392***	0.825***	0.737***
		(6.56)	(6.54)	(4.89)	(2.84)
FirmAge		−0.189***	−0.219***	−0.541***	−0.350
		(−6.13)	(−6.75)	(−6.28)	(−0.93)
ATO		0.061**	0.056*	0.321***	0.280***
		(1.97)	(1.81)	(4.85)	(2.90)
常数项	4.321***	−1.821***	−1.909***	−4.481***	−4.906***
	(238.89)	(−7.93)	(−8.27)	(−7.52)	(−3.61)
观测值	13 125	13 125	13 125	13 125	13 125
R^2	0.003	0.145	0.154	0.049	0.061
Controls	No	Yes	Yes	Yes	Yes
FE	No	No			
Indiv FE			No	Yes	Yes
Year FE			Yes	No	Yes
Cluster SE					Yes

注:*、**、***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 值。

为进一步增强结论的可靠性,进行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生成管理者短视变量并进行回归。其分布如图 1 所示,随机处理后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在零附近,且真实估计值位于整个分布的低尾位置,表明本文的主回归结果并非由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或随机因素驱动,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3.4　中介效应检验

表 6 展现了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如表 6 列(2)所示,管理者短视对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为−2.692($P<0.1$),说明管理者短视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水平。列(3)显示,在加入研发投入中介变量后,研发投入对 ESG 表现的回归系数为 0.017($P<0.01$),且管理者短视的回归系数绝对值由列(1)的−1.193 下降至−1.160,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据此,研发投入在管理者短视

表 5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滞后核心解释变量	调整窗口期
Myopia	−0.500*	−1.133***
	(−1.91)	(−2.66)
Growth	−0.197***	−0.313***
	(−6.28)	(−6.84)
Lev	−1.199***	−1.454***
	(−14.30)	(−8.09)
Size	0.330***	0.493***
	(24.11)	(9.98)
Indep	1.274***	0.911*
	(4.79)	(1.71)
Fixed	−0.651***	−0.711***
	(−6.41)	(−2.95)
ROA	0.907***	0.911***
	(4.21)	(2.66)
CashFlow	0.258	0.106
	(1.52)	(0.40)
Board	0.182**	0.286
	(2.23)	(1.60)
Top3	0.481***	0.817**
	(5.12)	(2.50)
FirmAge	−0.211***	−0.343
	(−4.34)	(−0.81)
ATO	0.103**	0.407***
	(2.23)	(3.32)
常数项	−2.989***	−6.435***
	(−8.47)	(−4.02)
观测值	11 143	8 438
R^2		0.086
观测值	1 744	1 759
Controls	Yes	Yes
Indiv FE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Cluster SE	Yes	Yes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 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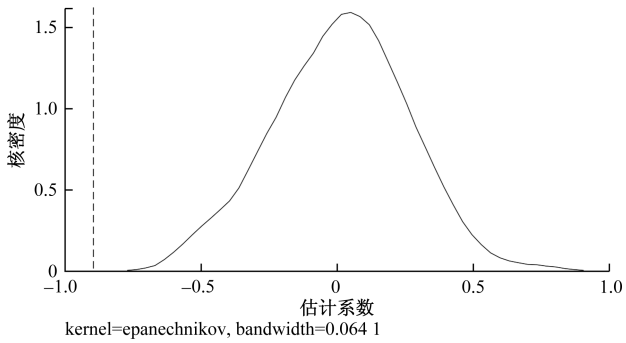


图 1　安慰剂检验

与企业 ESG 表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即管理者短视通过削弱研发投入进而对 ESG 表现产生负面影响，H2 得证。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ESG	RD	ESG
Myopia	−1.193***	−2.692*	−1.160***
	(−4.419)	(−1.939)	(−4.265)
Growth	−0.290***	−0.270*	−0.283***
	(−9.667)	(−1.731)	(−9.129)
Lev	−1.199***	−3.833***	−1.203***
	(−11.871)	(−7.343)	(−11.680)
Size	0.424***	2.016***	0.387***
	(−15.704)	(−14.197)	(−13.821)
Indep	1.124***	4.987***	1.074***
	(−3.603)	(−3.127)	(−3.431)
Fixed	−0.872***	−1.586**	−0.822***
	(−6.606)	(−2.299)	(−6.089)
ROA	0.300	−0.517	0.258
	(−1.37)	(−0.458)	(−1.162)
CashFlow	0.033	−0.537	0.053
	(−0.201)	(−0.636)	(−0.319)
Board	0.330***	1.637***	0.332***
	(0.104)	(0.532)	(0.104)
Top3	0.825***	2.729***	0.794***
	(−4.882)	(−3.144)	(−4.671)
FirmAge	−0.541***	5.252***	−0.607***
	(−6.291)	−11.776	(−6.898)
ATO	0.321***	1.606***	0.269***
	(−4.864)	(−4.642)	(−3.956)
z_RD			0.017***
			(8.500)
常数项	−4.481***	−63.049***	−3.454***
	(−7.518)	(−20.391)	(−5.589)
观测值	13 125	12 956	12 956
R^2	0.049	0.084	0.055

注：*、**、***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z 值。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以 2015—2024 年中国 A 股上市制造业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查了管理者短视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基准回归检验显示，管理者短视对企业 ESG 表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后，回归结果仍然成立；通过分析研发投入的中介机制可知，研发投入在管理者短视与企业 ESG 表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揭示了管理者短视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传导路径，即短视行为通过挤占长期性、基础性的研发资源，削弱了企业改善 ESG 表现的技术基础和创新能力。

4.2　建议

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1)优化管理者薪酬契约与考核机制,抑制短期主义倾向。企业应完善高管薪酬体系,降低短期财务指标在业绩考核中的权重,引入体现长期价值的考核维度。

(2)强化企业研发投入的战略地位,夯实 ESG 提升的技术基础。企业应充分认识到研发活动对改善环境绩效、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在战略层面将研发投入作为企业长期发展的核心资源予以保障,避免因短期业绩波动而随意削减研发预算;在资源配置层面,可设立绿色技术研发专项资金,加大对清洁生产、节能减排等领域的创新支持力度。

(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增强对管理者短视行为的监督约束。董事会应充分发挥战略指导和监督职能,建立研发投入和 ESG 表现的定期评估机制,对管理者削减研发支出、忽视社会责任的行为进行及时干预。

参考文献

[1] 张译丹. 中国通号 ESG 信息披露的探索实践、实施效果及经验启示[J]. 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 2022(10): 73-75.

[2] 王琳, 方园, 汪长英. ESG 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 会计之友, 2023(13): 74-81.

[3] 申吉, 李朝红. ESG 与企业价值评估研究综述[J]. 财会研究, 2023(10): 47-52.

[4] 孙光国, 曹思宇, 安家鹏. 企业 ESG 表现能提高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吗——来自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经论丛, 2023(5): 68-77.

[5] CAO Q, JU M, LI J, et al. Managerial myopia and long-term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Sustainability, 2022, 15(1): 708.

[6] YU Y, XIE B, DOU Z, et al. Managerial myopia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strategy[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4, 67: 105733.

[7] ZHANG C, TENG W, LIU Z. Does managerial short-termism affec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5, 73: 106581.

[8] 尹西明, 母爽, 汪涛. 管理者短视如何影响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J]. 技术经济, 2024, 43(10): 83-97.

[9] 陈慧, 张慧泽, 丰超, 等. 管理者短视主义对民营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J]. 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42(2): 9-22.

[10] 代飞, 郝韵. 管理者短视研究综述: 形成原因、经济后果与治理策略[J]. 财会月刊, 2025, 46(13): 116-122.

[11] 马凌远, 张胜利. 企业 ESG 表现研究脉络梳理及前沿趋势探析——基于 CNKI 和 WOS 数据库的知识图谱分析[J]. 财会月刊, 2023, 44(14): 72-79.

[12] LU Z, LIANG Y, HU Y, et al. Is managerial myopia detrimental to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2024, 92: 998-1015.

[13] XU J, LIU F, SHANG Y. R&D investment, ESG performance and green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J]. Kybernetes, 2021, 50(3): 737-756.

[14] 李卫兵, 张星.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者短视行为[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51-62.

[15] 胡楠, 薛付婧, 王昊楠. 管理者短视行为影响企业长期投资吗? ——基于文本分析和机器学习[J]. 管理世界, 2021, 37(5): 139-156.

[16] 刘云, 马志云, 张孟亚, 等. 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的实证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 2020(12): 67-75.

[17]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 2004(5): 614-620.

Impact of Managerial Myopia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CHEN Han, WANG Ying

(Schoo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Beijing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dual carbon" goals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ESG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 critical dimension for measuring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Based on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Agency Theory, a sample of Chinese A-share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5 to 2024 was utilized to construct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myopia on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and explores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managerial myopia tends to undermin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nd exerts a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ESG performance of manufacturing firm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myopic behavior weakens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ESG improvement by crowding out long-term R&D resources.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are provided for optimizing managerial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s, guid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green technology R&D investment, and improving ESG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s.

Keywords: managerial myopia; ESG performance; manufacturing industry